

第十六回 認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

詞曰：尋花問柳非淫蕩，有個人兒心上、相思恰得相依伴。好段風流傳

封侯原有封侯相，不是心貪想妄。山般氣骨海般量，名在凌煙閣上。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花天荷冷一句熱一句，又說又笑，說得個柳青雲認真不得，認假不得，只得忍耐性兒守候。花天荷卻暗暗與柳夫人計定，叫收拾下一間廳室，好與柳青雲成婚。又一面叫了馬岳來吩咐道：「你向日所說趙小姐的這堂親事，原非本鎮之事。乃本鎮為舍親柳青雲所訂。一向因趙參將誤認是本鎮，故我不曾明言。但以柳家的碧玉連環並柳家的姓名行聘，原約定遲年餘待本鎮至廣，與他結婚。今幸柳青雲又中了進士，現同本鎮在此，你可傳知趙參將。叫他速速打點。本鎮數日內就要為柳舍親擇吉成婚了。」馬岳聽了嚇得呆了半晌，不敢開口。花天荷因又問道：「本鎮吩咐你話，為何不答應？馬岳方稟道：「材官向蒙老爺差委，聘定趙家婚事，雖名帖借用姓柳，卻實傳說是老爺自聘。今忽改口說是柳翁，恐參軍將責備材官言語不實，故小官躊躇未敢即對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此乃本鎮當日一時權宜之計，與你不乾，你去說不妨。」馬岳見本官再三吩咐，不敢只管違拗。只得領命出來，見參將把前情細言了一遍。

趙參將聽了氣得心內如火，道：「這小畜生怎這等無禮欺弄人？你作監軍時，定了我的女兒。今日僥倖作了元戎，便要賴悔婚事現在碧玉連環作聘。我明日就去見按台。向他說明了央他上本、事關倫理非同小可。他不過以我在他的屬下，故敢如此放肆。找便拚了不作這參將。也不受他籠絡馬岳勸道。事須三思，不必作忙，我看總戎不是個賴婚之人。只怕其中有其原故。還須同令愛小姐細察」趙參將道：「有何細察？總是小女在花田親見其人，說他後日終有際遇。故我許嫁於他。誰知他今日際遇了，便自大起來倚了他是一個總戎便作此僥倖之事如此小人，便退了婚事，未為不可，但因小女戀戀花田故受此小畜生之氣，馬岳道：「你這說且慢言，我今日見他。說到別人我也就要觸他幾句，因未見你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，故我閉住了口。你既如此說，等我再去探他一探」

因別了趙參將又來見花天荷，稟道：「小官見趙參將使申老爺之命，趙官人說，這堂親事他原來不敢仰扳大人只因他小姐在花田中見了老爺，一心一念願奉巾櫛。故央小官千里至閩。仰扳老爺、體雖不敵，然一片仰扳之心實非泛然老爺設於彼時不允，也只得安分。不意承老爺欣欣相從。即以碧玉連環見聘，趙參將以為得遂兒女之私，不勝雀躍。不期老爺今日位高品大，不屑俯就。又移與柳翁若論柳翁已占科甲，自是玉堂金馬人物。趙參將一個武弁女兒，得與之作配。非不滿願。但起自趙小姐的初意，原為花田看花起見今若只論富貴，不本初心、恐於人倫，風化有傷。故小官特再來稟知老爺，念此一段姻緣始終如一，求老爺再加斟酌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此段姻緣，趙小姐托你至閩而願嫁者，原是花田看花而願嫁也。即本鎮以連環為聘者，亦為花田看花而願聘也。但花田看花乃柳舍親之事，非本鎮之事，不要錯認了。」馬岳又稟道：「花田看花既是柳翁。小官至閩求聘，為何老爺竟欣然發聘，而不辨明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有說也。向日柳兄在花田中看見趙小姐。即央本鎮作伐、本鎮雖應允了，卻匆匆去任。不及議此，常掛於心。彼適值你來。恰以花田女議婚，本鎮知其錯認。故將錯就錯明用柳之碧玉連環，借柳之姓暗暗代柳作伐、此時若言明是柳非花汝又不敢作主受聘了。此婚若果係本鎮自聘。本鎮亦有耳目豈不知趙小姐才美過人，又安肯苦苦推辭哉但受柳舍親之重托，故不敢負心耳況小姐立志矢誓欲從花田之人苟冒以承充，花燭之夕看破行止、遭其污辱，何以作詞？故今托為改正也馬岳聽了大訝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有許多曲折，趙參將如何得知？豈不孤負了老爺一片美情！容小人再去傳知，使他們感荷總爺之恩。而待柳翁之娶」

因又別了花天荷。來見趙參軍、又把前言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原疑其中有甚原故。今日果然。」趙參軍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。娶是不敢與他娶去。倘他娶去，那柳青雲不是花田看花之人，而要回來便費力矣！馬岳道：「若不肯他娶上，除非今日說明。若不說明，到了臨時再又作難，便非禮體。我想此事又似真。又似假。我們粗人一時參他不出。還該與令愛小姐商量，他聰明人自有個分別」趙官人以為有理，遂入內向女兒說知。趙小姐道：「花元戎此言不為無因，向花田所見實是其人的係書生，未必是花。既而行聘。即托姓柳，用意更深。即所批馬岳手本有雲。此花田之盟，又云：自有青雲成吉士」、青雲乃柳之號，又云：到任之後，使之踐盟皆碌碌是為人謀。今又如此說明，則花田不是花，是柳，明也父親既懷疑不決，只消再煩馬翁先稟一聲。

臨娶之時少不得新人親迎若果是花田之人，自承命上轎，不消說了倘有不是，則唯守花田之盟，終身不嫁可也。」

趙參將聽了大笑，道：「此言甚妙。」因出去向馬岳說知。馬岳亦喜道：「我就說還是小姐有見識、如此說去，又不致元戎之怒。又可分別真假」遂仍來見花天荷道：「老爺成就花田美意已與趙參將說知，參將聞之不勝感荷。但他的小姐心心念念還認是老爺，待柳翁親迎之時。若果是花田之人，自上轎而來，不待言也倘不是花田之人。再三央小官稟過老爺，決不肯輕易從人，必貞守於家。矢不再嫁，以全花田之節。求大人勿罪。」花天荷聽了大笑道：「此女子可謂真情守義矣。又細心慎重如此，可敬，可敬。俱一一依他。」馬岳兩下說定了。花天荷因卜吉行了大禮，又擇了吉日成婚。

柳青雲見花天荷與趙家打點行過了禮，又安排作親。卻不知可是為他？又不好去問。欲悄悄暗訪，又不明白、甚是躊躇納悶，只等至作婚這一日，以為必叫他打點、花天荷偏不言不語。柳夫人又只是笑，并不言出長短，急得個柳青雲坐又不安、立又不寧，只好走來走去。只捱到黃昏之時，外面迎親執事燈火俱打點了停停當當。花天荷方入未，笑嘻嘻對柳青雲言道：「賢舅不必狐疑，我的氣已出了快換衣冠去迎親罷。」柳青雲又怕是要他，不敢答應。忽見姐姐也來催他，方信是真，才滿心歡喜。忙忙去換了烏紗帽，大紅員領，出來言道：「雖承姐夫、姐姐高情。成全阿舅，又恐趙氏指望元戎，不肯從我書生，卻又奈何？」花天荷道：「他注意在花田之人，雖王侯不易。賢舅真正花田舊識，自然在念、但他如此精細，賢舅亦須拿出眼力來，不要被換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這個換不來的，花田美人的模樣不但至今未曾去心，只時時在夢寐中看見的，如何換得？言之大家一齊笑起來。不多時，言吉辰已到。許多家人簇引了柳青雲峨冠博帶騎一匹高頭駿馬。排列了幾個旌旗燈火、笙簫鼓樂出去迎親。正是：

燦燦三星正在天，河洲有路接花田。

漫言淑女容如玉，先羨才郎美少年。

卻說柳青雲前呼後擁，爭來趙府迎親。早有趙府向日跟小姐到花田去的家人一路迎看，都紛紛來回報導：「正是那個花田看花的少年。」小姐猶恐有誤，又吩咐丫頭來門前認真，丫頭們看了，進來紛紛傳說道：「正是花田看花的那個俏郎君」趙小姐見家人丫頭報來不差，滿心歡喜，一面打扮。不表。

卻言柳青雲的馬到了參將家門口，趙參將已知是花田看花之人，又見他頭上烏紗映著白面，那容貌俊秀不減女兒，心下不勝欣喜，因叫一班戚友、武官，將柳青雲扶了下來，直引入中堂。相見過就擺出酒來，請柳青雲上坐。你一杯我一杯，飲得柳青雲半醉。因外面的執事人價再三催促放，女兒方才上轎，柳青雲上馬。一路迎了回來。花天荷與夫人俱是大紅吉服，接了入去。直入後廳，雙雙拜了天地，然後夫婦對拜了，又與花天荷、柳夫人同拜過，方才送入洞房飲合巹之卮。柳青雲見是花田美人。趙小姐見是花田少年，各遂了心，歡喜非常。飲訖，同入鴛幃，百分如意。方細說是訪錯了花天荷。仗花天荷大力，以錯就錯。成全了這段姻緣。十分感托。夫婦過了三日，即雙雙請花天荷同柳夫人叩謝。花天荷方見這趙小姐生得儀容絕代，不下於柳夫人。趙小姐看見柳夫人才貌也自敬服、柳青雲成婚之後，忙差人回去報知楊夫人、不表。正是：

不須浪喜與浮驚，自古婚姻曲曲成。

若有成言便成就，何由又見許多情。

花天荷成全了柳青雲婚姻。完了一件心事，便暗暗打點作搗巢之計。卻因峒賊訪知前日破青削天花皮豹是花元戎之遺計。故花元戎上任之後，無一個峒賊敢出來行劫。花天荷無因尋他破綻，遂借柳青雲作婚事名色將各方兵卒散了回來。每日只是吃酒作樂。全不料理兵事。峒賊訪知，便又有幾個奸狡不怕死的，出來行劫。有人報知花天荷，求出兵攔截。花天荷故意慌張，不肯出兵。及自出兵。又邀截不著他的去路。峒賊劫了一次。見無人制他。便一人傳二，二人傳三，又漸漸的四方出來行劫，盡以為花天荷元戎也是一個虛名，不足畏也。花天荷探知，乃出了許多招撫的告示。掛於四方。告示上寫著。

欽命兩廣總兵官都督府左都督同知花。為招撫峒賊事。竊聞聖世有自新之法，王者無不戒之誅。兩廣峒賊為患久矣，本鎮奉上命以彰天討，本宜督兵蕩平巢穴，但念生吾土者，皆吾赤子。不教而殺，恐傷王仁、故特告爾 為賊必不能昌，作亂終當受禍、可速悔心革面，束縛軍下，以求恩撫、在釜上魚可免生烹，籠中之鳥得保死命。倘或無知不悟，仍肆殘毒，便當盡戮虎狼，填於巢穴。決不容鼠賊跳梁於平世。今與汝約：初限半月，次限十日，三限五日，共限一月。相率至軍前受撫。如過期不至，便當親提大兵直臨峒賊，先誅渠魁之首。次剪四凶之翼，然後蕩平各穴，孑立不留。汝其勿悔特示。將告示四路裡張掛了。

早有峒賊看見，報入各峒。賊首看了，付之一笑道：「這花總戎前日初來，傳說他有些本事，故我們謹守了多時。這些時又有人去尋些衣食，他也照顧不來。今日不知何故，又出告示說些大話出來，豈不可笑？我們不但受他撫，偏要在這三限中去騷擾他個不寧，方知我們的厲害。」故相約了時時去劫。不表。

又言花天荷既出了告示。然預知峒核定是不服。因悄悄的叫了賴自新來，吩咐道：「本鎮不日就要行搗巢之計，你敢領兵深入麼？賴自新稟道：「標下身屬於大人，生死聽命。倘蒙天恩指使，即蹈湯赴火、捐棄頂踵亦當甘受，以報天恩。況搗巢之策出。（之定然百討百勝而成大功，安有不肯深入之理？望元戎委用勿疑！」花天荷聽了大快道：「你果有此見識，便破賊易如指掌矣。」因叫至面前。又吩咐一番；「本鎮有揀下精兵一千人，我即授你以監軍之職。你可率領著暗暗伏於鼠山旁，待本鎮親領大兵由大路揚聲攻其峒口，彼雖恃險料我兵必不敢入，然必悉峒中之猛勇至峒口把守 他的大藤峽正寨必定空虛，本鎮即於黃昏時候放一個號炮，你可率領此一干精兵悄悄的由青羊嶺過破甕谷，直至麻石灣。又由於水缺轉入蛇皮樹，到了兩截峽。乃是大藤峽至峒口往來的大路。路中有半里最狹，叫作喉口谷。你可速命眾兵丁移道旁亂石。將這喉口谷塞了。他便首尾不能相應矣。然後又從七曲關繞出挖踏踏，不須半夜，便可直至大藤峽之正寨矣。瘟火蛇深入峒中，萬萬想不到有兵劫寨，自必熟睡。汝出其不意，一時鼓噪而入，聲言大兵已至。彼縱兇惡，亦當嚇死矣！汝既洗了賊首，便宜放一把火。焚其寨柵 速速的依原路而歸，免得東南西北四方。一時聞知前來相救。此功成了，定有重賞。此秘言也，萬萬不可輕泄一字。輕泄者斬。」賴自新道：小人蒙元戎大人天恩提拔，又是賴自新功名之路，焉敢浪泄？」遂領命而去。

條忽之間，已是一月。過了三限之期，出劫者紛紛見告，而受撫者並無一人。花天荷因出大兵直到瘟火蛇的峒口，聲言直要搗大藤峽之巢，誅瘟火蛇之首、各峒賊聽見俱各大笑，以為峒口至大藤峽相去百餘里，內中彎彎曲曲誰敢入去？若入去。遇了伏兵便是死命。花天荷偏在洞口耀武揚威，作了許多張揚作入峒之勢。瘟火蛇雖安心，以為萬萬無慮。然見連連來報。元戎鎮兵大有人峒之意。只好將猛勇牙爪之賊，叫他埋伏在峒口要徑。以待鎮兵入來。便好動手、不期鎮兵只是虛張聲勢。卻不實實入來瘟火蛇料其無能，愈加放心。只在寨中飲酒作樂，不以為事。

這夜正吃得大醉，抱了幾個賊婦，正在寨中高臥。忽至半夜鑼鼓喧天，炮聲震地。喊叫如雷、無數兵將直殺入寨中。大聲吆喝道：「花元戎的大兵到了！瘟火蛇正在醉夢中駭醒，忙忙跳出身來。賴自新早已領了幾百兵丁砍開峒門。一齊擁入牀前。刀劍並下。瘟火蛇雖然猛勇，但精光一身，手無寸鐵，怎能擋抵。只叫得一聲「罷了」，頭已被人割下，身子已砍得粉碎了。賴自新忙吩咐人放起一把火來，把寨柵燒得外面通紅 雖還有幾百黨羽，然半夜中只聽得鑼鼓喧天，炮聲震地，不知是那裡兵到，俱各逃性命，那個還敢來救他？賴自新見大功已成，恐怕有人打救。提了瘟火蛇之首級，命眾兵火速退去，忙忙星夜而歸。此時大家成了搗巢之功。人人歡喜，個個精神 天方一亮。眾兵早已出了青羊嶺的峽口。賴自新查點一千人，並不曾少了一個。忙忙一開走向軍前。獻上瘟火蛇的首級報捷。花天荷一見大喜，先命給羊酒獎賞，暫且歇息。一面記功候賞 賴自新領眾兵去了。

花天荷就將瘟火蛇的首級命人掛於高竿之上 以示眾。而後發火炮直打人峒中，峒中眾賊看了瘟火蛇的首級已掛於高竿之上，又見火炮打入峒來，知道守也無用，遂一一退去。不期喉谷又塞了。沒了歸路 大家忙了。只得扒山過嶺，遂投於別峒以逃性命 青削天、花皮豹東西南北四寨，半夜裡聽見大藤峽火炮震地。金鼓連天。不知是甚麼原故？要來救護，又因半夜不便，及捱到天亮再打聽，要來救他，已聞知瘟火蛇被花天荷遣兵斬其首去矣、大家嚇得魂不附體，盡言道：大藤峽這等深秘，俱被花元戎斬首而去，我等寨峒淺促，豈不寒心？況他前日告示說：先斬渠魁之首。次剪四凶之翼。今日渠魁之首既已削去。則你我四寨不可不防。」正議論中，忽

又傳各峒出劫之人皆被花元戎遣兵邀殺，十人逃不過一二個回來。賊問賊道：「為何向日出劫。卻又不傷？賊對賊說：「前日是作假不知，要誘我們不防備，好攻大寨。今大寨大王已誅，便令兵阻住要路，殺得的好不厲害！又傳言說。目下就要剪除東西南北四寨。」青削天等聽得駭了，青黃無主。因商量道：「這花元戎真是個異人，我們峒中路徑他細微曲折皆知、若沾沾與他相抗，定必遭害。他既招撫，不若出去受撫。方保無虞。」大眾皆以為是，遂報知各峒，先使人報知花元戎。請他回兵。約日至郡納降。花元戎因散了兵而歸，遂許了受降。

這日花元戎先發文書，邀請了巡撫、巡按同至郡城樓上受降大兵列於城外。到了日中，各峒賊俱紛紛相繼而來，先是青削天、花皮豹等四寨，自縛拜降於城下，以求恩赦。後面各峒賊俱依次跪拜求赦。花天荷乃命解去其縛，又使人傳言吩咐道：「瘟火蛇兇惡不長，已被誅戮。即你們東西南北四寨，若由某峒至某峒，由某峒至某峒。不數日而四寨之首亦并瘟火蛇同懸矣。非虛言也。今爾等既遵命來降，再無苛求之理。而前罪俱已赦除。但自今以後。項存心向化，改為良民。有田可耕者耕之，有地可墾者墾之。雖附名府縣、而不役不徭 並不改租。設無田無地者，亦報其名於府縣、時加存恤，或給布米以資生，必不令其失所。倘再不悛，天兵一下，立成齏粉。」眾峒賊聽了，盡叩首，城下歡聲動地、花天荷又命盡給羊酒之賞。方命散去。兩廣地方寬遠，賊穴深秘，直受降了十日，方才撫遍。

撫按見花天荷成了搗巢之功。俱有薦本。花天荷亦上本奏報搗巢之事，並奏序搗巢將士之功。不日傳下聖旨來。進封花棟為大勳侯，食祿千石，世鎮兩廣 妻柳氏遺計相夫，封一品夫人賴自新敢冒險深入，親誅賊首，實升游擊。其餘趙天爵 馬岳等戰將。皆照功升賞。花天荷聞報合家歡喜。

柳青雲見花天荷功成受封。大事已完，遂同趙小姐辭別回閩。拜見楊夫人。楊夫人見趙小姐才貌雙美 快不可言 柳青雲上京。因是二甲進士，選了兵部主事。欲要與花天荷盤桓，送謀任了廣東知府。仍舊奉楊夫人與趙小姐到廠東赴任，因得與花天荷朝夕往來。花天荷因有世鎮兩廣之命，遂接了父親花大本並母親葉氏同至廣東任上受享。惟哥哥花梁，留守溫州舊業 賴自新一個徒弟。作了游擊，感激花天荷不盡 不欲回閩，也著人接了妻子來同住。

卻言花天荷到侯這日，各峒賊聞知，俱至城外來拜賀花天荷恐辜其來意，送帶領百十家丁。親至城外慰諭了一番、眾峒賊方散去、花天荷正立馬流覽。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至馬前，向花天荷大聲道：你才色兩全的夫人已娶了，傅介子、班定遠的功名已成了。花天荷還認得我麼？花天荷定著眼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正是朝夕想念的天台老人。滿心歡喜，忙忙跳下馬來與他相見。那天台老人卻不理他，竟折轉身往前奔去。花天荷忙叫道：「請留仙駕，容弟子花棟一拜。」那天台老人只是走，竟不回首。花正荷不捨。因隨後趕來。趕了有一里多路，只見那老人在前。卻趕不上 直趕到一座山下。有十餘個大樹。樹旁有座小廟兒，那天台老人竟走了入去。花天荷走到小廟前 見那老人入去。只得也入廟去尋，不期那老人尋不見。而神座上的一位神相卻同天台老人不二、花天荷細細看了，方悟此神即是大台老人。因拜倒於地道：「弟子不知有何因緣，而功名 婚姻皆蒙指示 今僥倖功名 婚姻俱得成（全）就。時懷明德，無由以報、今又托顯示，何不少緩須臾。使花棟得略申感激之誠。奈何 33豈我花棟有所負心耶？

拜畢，而跟隨的家丁俱已趕至。皆細細查究，是何神像而廟宇傾圮，匾額無存、四下找尋，止有一片碑石傾臥於草中 叫人抹去泥土，仔細一看。方知是馬援之神，是漢朝人氏。因回至府中。大發工價。命匠重修一座大廟。刊塑其像，收拾得金壁輝煌。以報其恩。花天荷時時同柳夫人、柳青雲 趙小姐到此賞玩。因知功名 姻緣皆是前定，若非神示，其誰知之。

後人覽此。因感而題詩以志之，道：

功名自古在於天，婚好何曾得自專？
似引似牽來柳宅。不遲不速到花田。
面容相像無由辨，名氏推移別有權；
往往來來誰作合？至今傳作《畫圖緣》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